

谭富英

影记

文化人影记丛书

谭富英影记

和宝堂 编著

文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谭富英影记 / 和宝堂编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10

(文化人影记丛书)

ISBN 7-5434-6290-7

I. 谭 ... II. 和 ... III. 谭富英—生平事迹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7568 号

策 划 / 天津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编 著 / 和宝堂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徐芸芸

装帧设计 / 张 凯

版式设计 / 吴 鹏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刷 /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1194毫米 1/32 3.75印张

版 次 / 2006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6290-7

定 价 / 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序

谭元寿同志约我为乃翁谭富英京剧大师诞辰百年的纪念文集活动作序，叨在至交，欣然命笔。

富英同志幼承家传，后又入富连成社接受科班的严格训练，先学武生，后改须生，六年出科后，又得名师余叔岩的指点，技艺大进，初期搭班演出，以其扮相英俊，嗓音亮脆，而且文武兼备，受到南北观众的赞赏。1935年他自己组班，班名“扶柁”。1941年，他重新启用祖父谭鑫培的社名“同庆”，很多名家与他合作，声名大振。同庆社一直坚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与裘盛戎的班社合组为太平剧社，1952年转为北京京剧二团，1956年改为民营公助的北京京剧团，后来马连良、张君秋、赵燕侠陆续加入，才成为以马、谭、张、裘为主演的强大阵容的国营剧团，这是后来北京京剧院的前身。20世纪50年代，富英同志演出了许多新戏如《渔夫恨》、《将相和》、《赤壁之战》等，都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观看和鼓励。

富英同志早在30年代，就是后“四大须生”之一，乃祖的《定军山》片断是中国电影的开始，而放映于1935年富英同志与雪艳琴合作拍摄的《四郎探母》影片，却是第一部情节完整的声情并茂的电影，弥补了乃祖当年科技条件之局限，也算是一段历史佳话了。

我少年时代听过富英现场的唱片，倾慕久矣。欣赏到他的表演艺术，却是在1935年他和侯喜瑞在济南进德会合演《黄金台》，他饰田单，侯饰伊立，名生名净，珠联璧合，观众连声叫好。但

我们相识却在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带头到戏剧、曲艺演员讲习班听课，我是授课者之一，这时我们才相识了，可谓一见如故。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同志任主任，我任秘书长的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聘请富英同志为委员之一。这时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2日举行庆祝晚会，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这个晚会全由戏曲改革干部演出，所有专业演员都作观众评定，显而易见这是一严峻的考核，非但没有排练的时间，大家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大家急忙商量当晚演出的筹备工作和演出剧目，首先是田汉、梅兰芳任演出人（即主持人），报幕剧目次序是：1. 马彦祥、孙剑秋的《武家坡》；2. 阿甲、江新蓉的《打渔杀家》；3. 李紫贵的《林冲夜奔》；4. 景孤血的《连升店》。大轴是《群英会》，史若虚饰周瑜，王子扬饰曹操，孟继文饰黄盖，曹慕髯饰蒋干，刘乃崇饰太史慈，李紫贵饰孔明，我饰鲁肃。好像这都是题外语，其实不然，因为我演鲁肃的全部行头都是富英同志借用的，他还亲自为我扮戏着装，无微不至，一丝不苟。记得前台“有请鲁大夫！”后台一搭架子，观众席上的老、中、青艺术家们就热烈鼓掌，搭帘子出场一亮相就是“碰头好”，我心里才踏实下来，有了这些内行观众的热情支持，才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最后谢幕，周总理上台接见时对我说：“你的扮相很好，精神可嘉！”我说：“是谭富英给我扮的戏。”总理笑道：“怪不得，还真有点像谭富英！”这次考核从总体来说是及格了，富英同志不仅帮了我一个大忙，也以实际行动支持了整个的演出。3日中午，田汉、梅兰芳同志和我在曲园宴请他，以表谢意。我谈到总理的话，大家都很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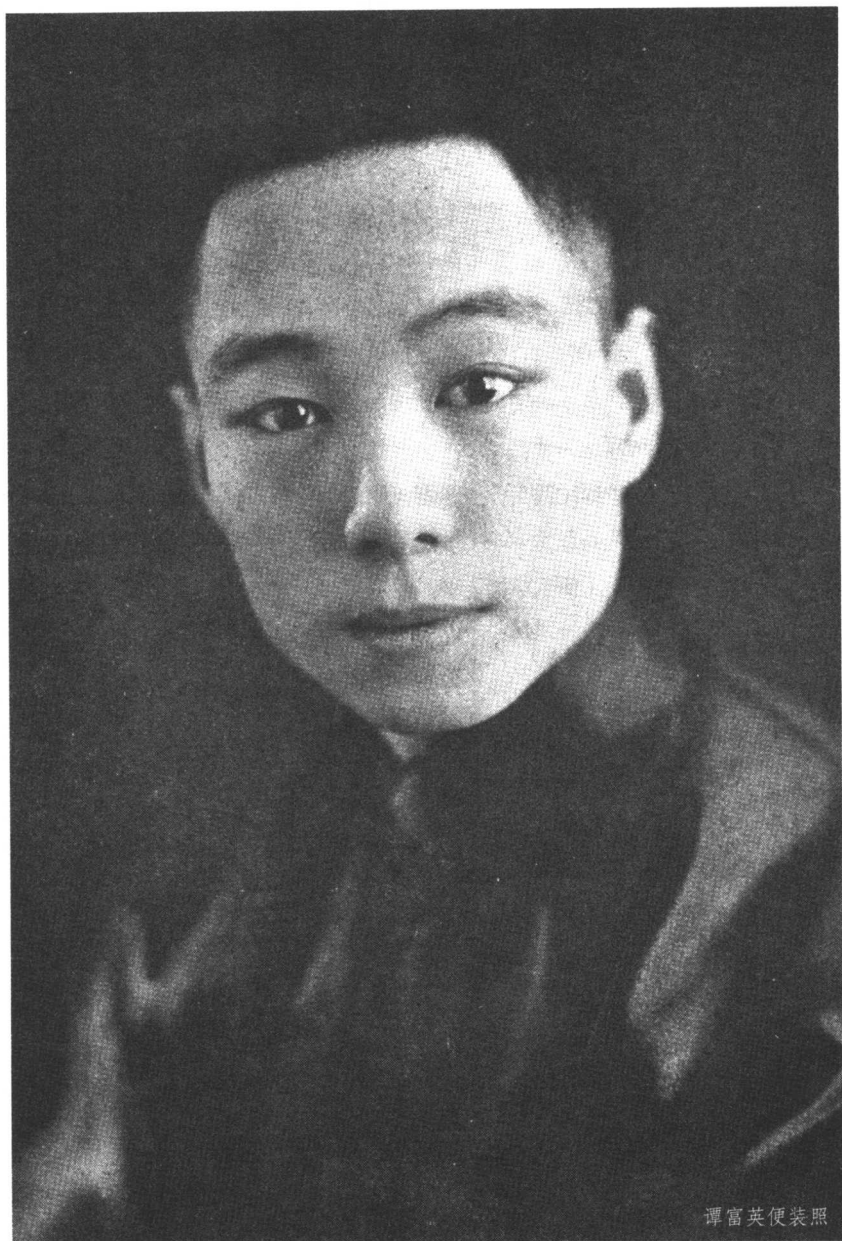
富英同志为人忠厚爽朗，诚信谦和，1959年为了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联合排演《赤壁之战》时，我是改编者之一，并和富英同志同是导演团成员，我们合作得很好。那时李少春没有他的名气大，年龄也比他小，可是在导演团会议上分配角色时，他主动提出让少春饰鲁肃，他演刘备，两人互相谦让，最后决定两位轮换演出。我并推荐中国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孙岳拜他为师。

少春比我小一岁。富英同志则长我一轮，我俩都属马。可惜他因病辍演太早，1977年他病重时，我曾代表文化部去他家探视慰问，他的精神还好，晤谈之间，犹笑忆往事，并深切关心京剧的发展，不料几天后就传来噩耗！令人痛惜万分！今逢他诞辰百年，谨作序并咏小诗，以寄怀思：

一世艺高且德馨，
承前启后随时新。
须生有几不宗谭，
七代中兴首赖君。



2006年7月23日于北京乐耕园



谭富英便装照

英秀堂谭代、香茶膺眾
望後門先豫升公啓中真
頌承業开来信永昌

京剧藝術大師谭富英先生頌

歐陽中石存



英秀堂谭代香 荣膺众望焕门光

豫升公启中兴颂 承业开来信永昌

京剧艺术大师谭富英先生颂

欧阳中石拜



梨园世家

谭富英，祖居在湖广武昌府（江夏）忠孝门外（今湖北武昌小东门外）谭家湾^{〔注〕}。其高祖谭成奎以开米粮店为生。曾在江夏县的县衙当过捕快，曾祖谭志道（1808年~1887年）自幼嗜好湖广一带流行的楚调皮黄，也就是后来的汉剧，后下海正式做了楚调演员，应工老旦兼老生，因为嗓音清脆嘹亮酷似天上的鹌哥儿，又名“叫天”，所以谭志道获艺名“谭叫天”，其子谭鑫培人称“小叫天”。19世纪50年代，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了武昌，为避战乱，谭志道夫妇携子鑫培顺水路北上，辗转天津搭班唱戏，后定居北京。

谭志道晋京后，先搭湖广罗田余三胜为班主的广和成徽班，后搭安徽潜山程长庚大老板主持的三庆徽班演戏，应为徽、汉合流，并使徽汉两调逐步京化进而衍变为京剧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既是谭家第一代京剧人，也是促进京剧的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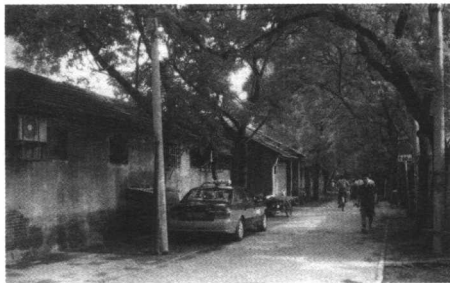
与形成的早期的艺术前辈。

谭富英的祖父名望仲,又名金福,字鑫培(1847年~1917年),7岁时,随父母迁徙天津、北京、河北遵化一带学戏演戏。他在全面继承余三胜、程长庚、王九龄等京剧须生前辈艺术的基础上,从光绪五年(1879年)到民国四年(1915年)他先后六次南下上海演出,眼界大开,结合上海须生孙春恒的唱法,一改当年“时尚黄腔喊似雷”的原始唱法,降低了调门,使唱腔趋于委婉俏丽,表演细腻传神,更加赏心悦目,从而引发了京剧从剧本、音韵、表演、唱腔、化妆、服装、道具等的全面变革,使京剧发展到一

谭氏原籍武昌城(左图)

谭志道曾居住过的北京粉坊琉璃街(右上图)

谭氏故居,北京和平门外大外廊营1号(右下图)





谭鑫培便装照

个超越时代的水平上，为京剧走向全国，在 20 世纪的历久不衰，也为京剧逐步形成今天以中州韵、湖广音为基本音韵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家知道，谭鑫培的晚年，无声电影和灌制唱片等科学技术才刚刚开始运用在中国的娱乐业上，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谭鑫培那高超的艺术魅力呢？请听梅兰芳先生的切身感受吧。



谭鑫培、王瑶卿
之《南天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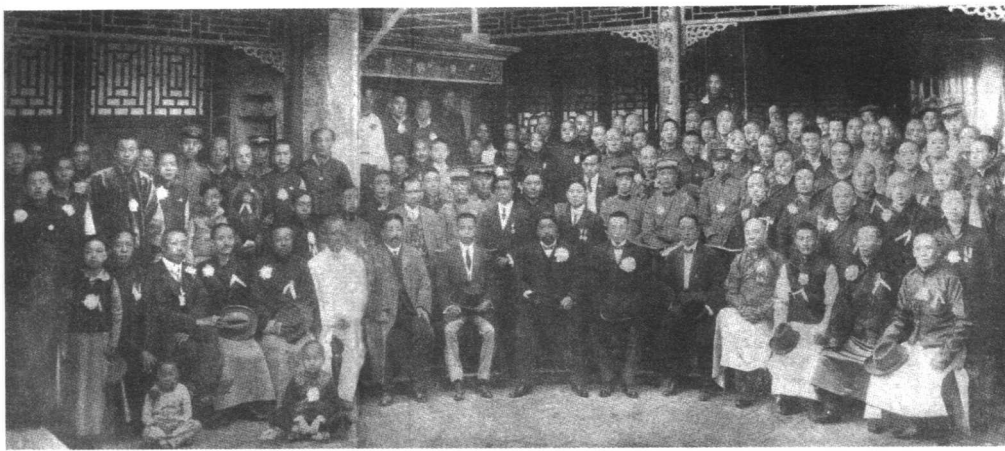
据梅兰芳先生说，“初看谭鑫培的《捉放曹》时我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想，当时扮老生的演员都是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惟有他的扮相是那样的瘦削，嗓音是那样的细腻悠扬。一开始听得不大清楚，在吕伯奢草堂的对唱也没劲，我正有些失望，哪晓得，等到曹操拔剑杀家一场，才看出他那深刻的表情。就说他那双眼睛真是目光炯炯，早就把观众的精神掌握住了，从此一路精彩下



《阳平关》 杨小楼饰赵云，谭鑫培饰黄忠

去，唱到宿店的大段二黄，愈唱愈高，真像‘深山鹤唳，月出云中’。陈宫的一腔悔恨怨愤，都从唱词音节和面部表情深深地表达出来。满园子静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台下的观众，有的闭目凝神细听，有的目不转睛地看，心灵上都得到了净化的境地”。

还有一个传说，当年西太后邀请英国使节听谭鑫培演唱《奇冤报》，听后，西太后问英国使节有何感受，英使说：“听不懂演员唱的是什么内容，只感觉到一个幽灵在呻吟。”西太后听后大喜，重赏了谭鑫培。因为谭鑫培在《奇冤报》中扮演的就是一个冤死鬼，被烧成乌盆后仍然向人哭诉他的冤情。所以，当时在清宫中是“无谭不欢”，大街小巷更是妇孺皆知，以至他唱的“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等谭腔脍炙人口，从他以后的百年中京剧界一直是无腔不谭，更是无生不谭的局面。以证实了梁启超先生的预言：“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他的螟蛉义子杨小楼、嫡传弟子余叔岩和在艺术上受他影响最大的梅兰芳在 20 世纪 20 年



1912年谭鑫培率领正乐育化会在贵州会馆迎接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等人来京的合影。右起第一排：2 谭鑫培、4 田际云、6 陈其美、7 黄兴；第二排：1 杨小朵、2 杨小楼、3 贾洪林；第三排：3 梅雨田；第四排（屋角起）：3 郝寿臣、5 谭二。中偏左二三排为梅兰芳。

代被誉为京剧“三大贤”，又把京剧发展到颠峰的状态，因此谭鑫培作为京剧的一代宗师，被梅兰芳等人称为“京剧艺术体系的代表人物”。

有人以为谭鑫培的艺术受到西太后的赏识，传说曾经御赐黄马褂、龙箭衣和四品顶戴；光绪十七年，又被公选为戏曲行会组织精忠庙庙首，那么谭鑫培一定是封建王朝的保皇派。其实不然。辛亥革命后，原隶属于清廷内务府的京剧行会组织“精忠庙”自行消失，谭鑫培也剪掉了辫子。由谭鑫培和戊戌变法中著名的梨园志士田际云组织成新的行会组织“正乐育化会”，并首先提出取消“私寓”，改“班”为“社”，清除封建制度下诋毁、污蔑从艺者的旧制，使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革命。同时，谭鑫培不惧袁世凯的迫害，毅然拒绝为袁世凯演出复辟帝制的新戏《新安天会》，表现出自己对封建腐朽势力回潮的鲜明态度。而当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在1912年到达北



谭鑫培出行照

京时，谭鑫培却破例率领正乐育化会全体会员在贵州会馆举行欢迎大会，足见谭鑫培爱憎之分明，思想之开明。所以，梁启超先生为谭鑫培题诗“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可谓顺理成章；谭鑫培卧病在床时，被黎元洪总统强迫拖到那家花园为广西督军陆荣廷唱堂会，以至被迫害致死更非偶然了。

谭富英的父亲谭小培，是谭鑫培第五个儿子，从小在小荣椿科班坐科，工武生。原名椿福，后改椿增。变声后到汇文学院学德语，嗓音恢复后拜师沈三元，先搭小鸿奎社，后搭父亲谭鑫培的同庆社演出。谭鑫培病故后，谭小培挑起“谭”字大旗，搭云华社，请徐兰沅操琴，坚持演出。据《北洋画报》等当时报刊记载：“小培家学渊源，自能尽善尽美。但时运不佳，且登台演剧，其唱工则因嗓音有限，以至不能充足发展。唯白口、做工甚佳，而私下歌腔行调有强于余、王焉。”他主演的《秦琼卖马》、《打



谭小培、谭富英父子

渔杀家》、《捉放曹》、《黄鹤楼》、《伐东吴》等均有父风。1919年与杨小楼、尚小云和白牡丹（荀慧生）赴上海演出，大受欢迎，从此“三小一白”享誉大江南北。1923年，他的儿子谭富英出科，由于他看到谭富英的嗓音、扮相、气质等天赋条件奇绝，便从儿子出科之前就与余叔岩先生一起为其在科班所学的剧目重新按“谭余的戏路和风格”开始“下卦”。儿子出科后他便基本上谢绝



谭富英的母亲德氏



谭富英的父亲谭小培

舞台，全力以赴地开始扶植其子谭富英。他一方面让儿子拜师余叔岩，以避免家学的局限。一面为儿子制定了一个长期的规划。即以 10 年以上的时间搭班演出为主，来提高表演艺术，扩充影响，积累资金，建立自己的观众群，为将来自己挑班做准备。直到谭富英与六大名旦、四大坤旦在全国各地演出都赢得大量观众，连梅兰芳都认为谭富英已经具备了独自挑班唱戏的资质，力劝谭小培给儿子组班演出，谭小培才于 1935 年决定由儿子谭富英自组“扶椿社”挂牌演出。从此，谭富英大红大紫近 30 年，始终保持最高的上座率，保持着高涨的舞台气氛，保持着最佳的艺术状态和最旺盛的青春朝气。应该说，谭富英的成功浸透着谭小培的苦心孤诣，也证明了谭小培培育儿子的成材之路，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是非常稳妥而明智的。所以谭小培先生被公认为谭家承前启后的一代功臣。

当时有一小报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三个人，左为谭富英，右为谭鑫培，中间是谭小培。画中谭小培对谭鑫培说：“你